双百亭
文艺副刊

建大铸魂 高原砺剑

◎李剑锋

2022年8月底,孩子背起行囊,踏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校门。一晃四年匆匆而过,如今,他已身披戎装,远赴高原卫国戍边。回望这几年陪孩子走过的求学路、成长路,我心里百感交集——有欣慰,有感动,更有一份发自心底的骄傲。

当年高考结束,孩子的成绩不算理想。填报志愿的那些夜晚,我陪着他一点点梳理、一遍遍斟酌。对照历年各省投档线与位次排名,反复比对、谨慎筛选。录取结果揭晓,孩子顺利被录取,仅高出当年最低投档线四分。短短四分的幸运,圆了孩子的大学梦,也圆了我埋藏心底二十多年的青春遗憾。

这所学校是国内土木、建筑"老八校"之一,办学历史悠久,文脉深厚。自建校以来,名师大家云集,学界泰斗、行业大师在此深耕治学、传道育人,几十年来为国家城乡建设与建筑工程领域培养了无数栋梁。一代代学子从这里走出,奔赴大江南北,扎根建设一线,口碑扎实、底蕴过硬。

这所大学,也是我1997年高考时心心念念、奋力追逐,最终却遗憾落榜的梦想学府。时隔二十余年,当年未能实现的求学心愿,在孩子身上得以圆满。他替我走进了那座我曾向往的校园,替我感受这里的学风文脉。每每想到此处,心中既有岁月唏嘘,更有无尽的感恩与知足。这既是孩子的机遇,也是我人生的幸运。

四年大学时光,只要有空,我和他妈妈就去西安探望。走进校园,漫步在古朴雅致的校舍之间,看满目葱茏、青春涌动,我的内心总是格外平静踏实。看着孩子们踏实求学、深耕专业的样子,我真切地感受到这所老牌学府的治学底气与专业担当。每次到校,我总要特意去两个地方驻足——一处是绿色建筑全国重点实验室,一处是庄重肃穆的校史馆。

踏入绿色建筑全国重点实验室,仿佛穿过了一道从传统工业文明通往生态智慧未来的时空之门。这里不再是冰冷仪器与混凝土的简单堆砌,而像一座会"呼吸"、能"思考"的生命体,让人在震撼中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建筑强校,学校始终紧跟国家绿色发展、低碳建设的时代方向,深耕学科前沿,做实科研、做精专业、做强育人。一代代师生扎根专业领域,潜心攻关、精益求精,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技术用在民生建设中。

走进校史馆,更是让人心潮难平。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段段厚重的发展史、一个个杰出校友的成长故事,静静诉说着学校百年育人的初心与坚守。从建校之初的艰苦创业,到岁月更迭中的砥砺前行,这所学校历经风雨、薪火相传,始终坚守育人本心,深耕建筑土木特色学科,默默为国家城市建设事业输送人才。在这里,我读懂了学校的厚重底蕴,读懂了一代代建大人的踏实、坚守与担当,也更加理解孩子为何能在这里快速成长、稳步蜕变。

四年大学,孩子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为锻炼自己,他主动报名参加一些全国竞赛项目。那段时间,在校领导的支持和辅导老师的带领下,他常与队友熬夜打磨方案、反复推演练习,不怕苦、不喊累。凭着一步步踏实付出,最终荣获全国二等奖。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潜心钻研与团队协作,遇难题不退缩,心性与能力都得到了磨炼。

孩子不仅学业上进,思想上也积极要求进步。入学不久,他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平日里严格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小事——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认真完成班级工作,踊跃参与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经过几年锻炼与组织考察,他顺利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孩子之所以有这样的进步,得益于学校的培育与老师们的引导,孩子会饮水思源,永不忘本,心存感恩。

四年的求学时光,这所厚重踏实的校园,彻底打磨、重塑了这个年轻人。从初入校门的青涩懵懂,到毕业时的沉稳坚定,他在学风醇厚、务实求真的氛围里,一点点成长、一次次蜕变。专业知识学得扎实,技能打磨得过硬,眼界、格局、心性与担当,都在大学四年里得到了极大提升。

西安这座十三朝古都,厚重与鲜活并存。城墙根下秦腔苍凉,回民街烟火升腾;高校云集,青春气息正浓。四季分明,夏热冬冷,一碗面、一杯冰峰,总能抚平所有疲惫。待久了,便懂了这座城的沉稳包容——像兵马俑般沉默,又如不夜城般绚烂,古老文脉与现代发展相融。孩子在这里读完四年大学,既感受历史底蕴,也见证城市生机,留下很深的印记。

四年本科落幕,当身边同学忙着考研、求职、奔赴职场时,孩子却主动选择了前往条件艰苦的高海拔边疆地区服役。认识孩子的人不解:辛辛苦苦读完大学,本该走一条安稳顺遂的路,为何偏要放弃舒适,远赴苦寒高原、直面风雨艰辛?但我深知,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初心与担当。

孩子选择参军,首先是为了磨砺自我。我和他妈妈充分尊重并无条件支持和信任他的选择。俗话讲:温室里长不出参天树,安逸中养不出真担当。大学四年里学的是书本知识与专业本领,而军营淬炼的是意志、担当与风骨。高海拔地区环境艰苦、任务繁重,正是最能磨砺人的地方。他想趁青春正好,锤炼体魄、淬炼心性,褪去稚气、扛起责任,把自己打磨成有担当、能吃苦、敢奉献的新时代青年。同时,他也有清晰长远的规划:在军营里踏实服役、刻苦训练,凭着自己的学业基础、学习能力与踏实作风,争取进步、积极提干,在部队长期扎根奉献,用青春守护山河无恙,为国家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作为父母,说实话,心里有牵挂,也有不舍。高海拔地区高寒缺氧、风雪为伴,常年远离家乡、坚守边疆,其中的辛苦与孤寂,常人难以体会。但更多的是欣慰与自豪。欣慰他没有沉溺安逸,自豪他心中有家国、眼里有担当、脚下有方向。

山河辽阔,青春滚烫。少年有志,家国可期。这是为人父母最大的慰藉,也是一代人最好的传承——一所百年名校,沉淀给孩子踏实稳重的底色;一段热血军旅,赋予孩子赤诚报国的初心。

月是故乡明

◎马长蕊

季羡林先生曾说:"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于我而言,自然也不例外。

我的故乡,在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的一个小村庄。从北京往东北方向去,过了密云的古北口,先前辽阔的平原渐渐收拢,变成了连绵的山区。公路弯弯曲曲的,在山腰间盘旋着。一道道山沟像老人手背上的青筋,深深地刻进大地的肌肤里。顺着山沟往里走,走到半路或尽头,往往能看见一个个小小的村庄安安静静地依偎在山脚下,几缕炊烟,几棵树,还有一片红色的瓦房,守着这片静默的土地。

家,便藏在这重重山脉间一条不起眼的小山沟里。一条东西走向的县道从中穿过,将村子整齐地划成了前后两个部分——乡亲们习惯把靠北的叫作"后街",靠南的唤作"前街"。村前有一座山,祖祖辈辈的人都叫它"南山"。山脚下,一条不知名的小河缓缓地流淌着,绕过村子,又悄悄流向远方。

关于故乡的记忆,总也绕不开月亮。一想起故乡的月亮,眼前便会浮现出这样的情形——

是初中那会儿,下了晚自习,三五个人结伴往家走。月亮高高悬在头顶,清辉如水,把整条马路照得发白。我们的影子长长地拖在身后,时而叠在一处,时而又各自散开。不知是谁悄悄朝前头扔了颗小石子,"啪"的一声脆响,几个人便在月光下追逐、打闹起来,笑声此起彼伏,飘出去很远很远,惹得村里的狗也跟着叫成一片。

是夏日晚饭后,坐在姥姥家门口的石头上乘凉,一手摇着蒲扇,一手握着燃着的艾草驱赶蚊子。艾草的烟气淡淡的,清雅而幽香。姥爷坐在门口抽旱烟,烟头的火光一明一灭,像萤火虫似的。姥姥在一旁纳鞋垫,偶尔用针尖在花白的头发上抿一下。微风拂过,院子里不时飘来夜来香的味道。远远望去,月亮才刚刚升上山腰,还带着一点羞涩的、淡淡的红,像少女初妆时腮边的胭脂。

还有一次夏夜,爸妈在前头的小屋里低声聊着家常,声音断断续续的,听不真切。弟弟在隔壁房间已打起了鼾,均匀而绵长。我躺在炕上睡不着,透过窗子向外望——整个院子被月光照得泛白,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霜。远处的山黑黢黢的,静静地卧在视野尽头。月亮呢,正好停在南山顶上。

是正月里的夜晚,和家人一起去看花会。舞龙的队伍正从街上经过,龙身金黄赤红,鳞片一闪一闪的。我被人群拥着往前走,不觉抬头看了一眼——月亮也挂在天上,就在路灯上头,却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影子,安安静静地照着这条喧闹的街,也照着远处那些没有路灯的山。

……

那时候的月亮,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它,也从没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但总觉得它是那么亮,亮得理所当然,亮得好像永远不会暗淡。

后来,我离家上了1500公里之外的大学。城市的夜晚霓虹璀璨,到处灯火通明。每次上完晚自习从教室或图书馆出来,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总不自觉地抬头寻找月亮。可城市的天被高楼"切"成一块一块的,月亮就躲在高楼之间的缝隙里,隐隐约约的,怎么也看不真切。

有一次中秋节,我站在阳台上向上看,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又大又圆,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想打电话给姥姥,问问家里还好吗?南山顶上还能看见月亮吗?可是电话那头,已经永远听不到回答的声音了。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月亮其实哪儿都一样,不一样的,是月亮底下的人啊。

月是故乡明,从前只觉得这是一句诗,写在纸上,读在嘴里。现在才知道,之所以是故乡,是因为那儿有亲人在。亲人的期盼,是无论走多远都断不了的那根线。那根线看不见,摸不着,却总在月圆的时候,轻轻扯一下你的心。

回响

◎戴昊江

夕阳西下,黄土高原上弥漫着淡淡的风尘。风轻轻掠过那片古老的土地,带着几分沙砾的味道。远处,村庄的炊烟在天际缭绕,与苍茫的山脉和干裂的土地交织成一幅沉寂而厚重的画卷。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不禁想起了年少时在祖母膝前听到的那些故事。每当她弹着三弦,唱着那熟悉的曲调,仿佛是黄土的心跳在我的耳边回响。

那时的三弦,虽简陋,却能发出那种透彻心扉的音符。每一弦的震动仿佛都有着这片黄土的呼吸,低沉却充满力量。我记得有一次,祖父坐在我旁边,眼神里闪烁着难以言喻的情感,他静静地注视着我,似乎想把这片土地的所有故事都传递给我。"你听",他说,每一声响,都是岁月的印记,每一曲起伏,都是我们这片土地上无数人的命运。"我从未意识到,那些在三弦中飘散的音符,早已镶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处,承载着无数故事和情感。

黄土高原的风,总是带着一股粗狂的气息,如同那一段段陕北的说书调。记得小时候,每逢节日,村里的人们便会聚在一起,老一辈的说书人开始讲述那些古老的传说。老人们的话语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声音沙哑,却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们以极富韵律的语言讲述着英雄的事迹,仿佛那一个个高亢激昂的调子,随着风的吹拂,穿越时光,依然能够引发我们心中的共鸣。这些传统的歌谣和故事,不仅仅是记忆的载体,它们像根深的树木,将我们的心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祖父总是带着我走遍村里的每一个角落,告诉我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曾经的英雄和他们的壮丽业绩。每当我看见村头那棵百年古槐,祖父便会停下脚步,指着它对我说:"这棵树是我们的见证,多少代人曾在这里许下承诺,许下永不放弃的誓言。"我总是好奇,树为何如此挺拔,而祖父的眼神则总是深邃而远望,仿佛在追寻着什么。我渐渐明白,黄土并不是简单的土地,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坚韧不拔的力量。这片土地的每一寸泥土,都在见证着人们与命运的搏斗,也见证着文化的传承。在这里,不管是烈日下的农耕,还是寒风中的歌声,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永远不变的主题—不管岁月如何变迁,坚守和传承的力量始终不会消逝。

如今,当我站在这片土地上,耳边依然能听到那些曾经回荡在黄土间的声音。三弦的音符依然在风中悠扬,老人的身影依旧在岁月中深刻。只是,风中少了几分喧嚣,更多了几分沉静。那些曾经传递给我们的故事、歌谣,依然在心中荡漾,仿佛从未远去。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这些曾经的"遗韵"正在悄然消失。每当我走在繁忙的城市街头,看到那些匆匆忙忙的面孔,不禁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曾经的那个依靠歌声和故事维系的文化纽带,似乎在现代化的浪潮中逐渐断裂。而我,依旧怀念那些岁月中的歌声,那些与黄土一同生长的旋律,依旧在寻找,寻找那一丝最初的宁静与归属。也许,只有在这片黄土上,才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与情感的厚重。而这份情感,将永远与我同在,伴随我穿越时间的长河,成为我灵魂深处不变的根基。

光影里的建大长卷

◎王俊

从接到纪录片任务的春日起
我们就成了校史的拾光人
顺着四脉汇流的纹路,往深处走
每一步,都踩着前辈留下的脚印

指尖先触到
童窝先生辗转万里护送的幻灯片
玻璃面还留着流亡路上的余温
陈叔陶先生切除一叶肺仍伏案演算
草稿纸边缘磨出的毛边
徐德龙院士跑遍西安街巷
鞋底沾着陕钢旧址尘土的憧憬
刘加平院士团队为绿色建筑争得拍桌时
藏在争执里的较真与热忱

西安,北京,鞍山,乌鲁木齐……
我们听院士前辈坐在镜头前
说自己这辈子最无悔的选择
是当年在志愿表上
一笔一画写下建大的那一天

那些以前只在史料里见过的铅字片段
此刻都带着当事人掌心的温度
鲜活地铺陈在我们面前
那些跨越了山海风尘的讲述
一字一句落在心上
比任何馆藏典籍都滚烫

原来,"自强报国"从来不是
刻在墙上的标语
是每一个走出去的建大人
用一生的脚步去践行的信仰
所谓大师与榜样,也从来不是
遥不可及的名字
不过是一群,把母校刻进骨血的建大人
只要听见一声召唤,就放下所有奔赴而来

三千分钟的素材在硬盘里沉淀
剪辑室的灯亮过通宵的凌晨
我们没有刻意渲染宏大的叙事
就老老实实还原一代代建大人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
每一个滚烫瞬间

我们把那些声画、温情与荣耀
一帧帧缝进纪录片的光影里
做这件事,从来不是为了陈列过往的荣光
是想让后来的孩子站在这片校园里
知道你往前走的每一步
身后都站着,一代代托举你的师者和学长

当首发式的追光落在银幕上
画面顺着雁塔的飞檐慢慢流转
台下坐着的白发老教授红了眼眶
幕后的我们忽然懂了
这从来不止是一部纪录片
是把代代建大人的心跳
拧成了一根永远不会断的文脉线
往后无论你走出去多远
只要触到这束光
就永远记得自己从哪里出发
要往哪里去

当"大任于斯,报国以成"这八个字最终落版
我们读懂了这所学校百卅年的答案
四脉源流在这里汇聚成奔涌的河
七秩并校在这里扎根成苍劲的树
百卅岁月,在这里垒砌成
一座恒久的精神建筑

从来没有凭空而降的荣光
是每一位校友、每一位师生
把自己心中的微光,凑在一起
拼成了如今这漫天璀璨的火焰
燃成照亮祖国大地的万丈光